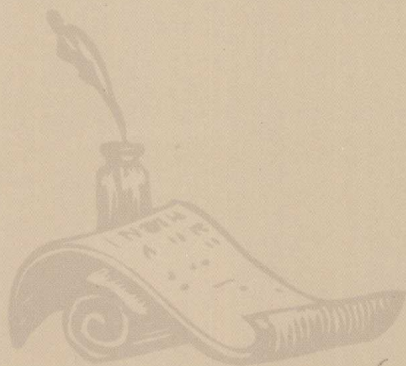


郑际根 著



独一无二 的卡夫卡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独一无二的卡夫卡

郑际根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www.buptpress.com

内 容 简 介

卡夫卡是独一无二的。笔者从卡夫卡的生平与没有父爱和情爱的家庭写起,论述了卡夫卡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一路承受着的寂寞和痛苦、享受着的孤独和快乐,涉及卡夫卡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文学艺术。文中就卡夫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剖析,试图诠释着这么一条结论:卡夫卡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那个世界的无意义,以无情的语言与那个无情的时代较量。

卡夫卡是说不尽的。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以笔者对卡夫卡及其文学的爱好和研究,写出自身的感悟与读者分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一无二的卡夫卡/郑际根著.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5635-1483-0

I. 独… II. ①郑… III. 卡夫卡, F. (1883~1924)—人物研究 IV. 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3151 号

书 名	独一无二的卡夫卡
编 著	郑际根
责任编辑	沙一飞
出版发行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100876)
电话传真	010-62282185(发行部) 010-62283578(传真)
电子信箱	ctrd@buptpress.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35-1483-0/G·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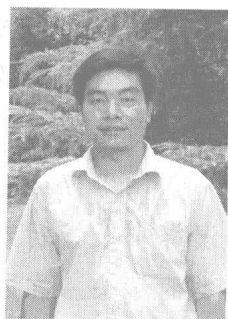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郑际根(1967—),男,硕士,英语语言文学副教授,湖南宁远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大学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南省翻译协会理事,湖南省世界文学协会理事。1990年毕业于湘潭师院(现湖南科技大学)外语系,2005年结业于湖北大学外语系研究生班,2006年在湖南大学经贸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大学英语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编写过《新时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新潮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等多部教材和教辅资料,主持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教改和科研课题多项。



序

郑际根同志的专著从卡夫卡的生平与没有父爱与情爱的家庭写起然后论及他的孤独、绝望、梦魇以及他的渴望和自救，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邃的内心世界，一个异化的荒诞的充满着悖论的艺术世界。因此，他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文学的彻底转变。

读卡夫卡，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灵魂，满怀痛苦地在湿雾中缓慢行走着。他离开了根，但根一直活在他身上。他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永无故乡可回的旷世的漂流中，卡夫卡的感觉是什么？卡夫卡的道路是什么？

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这就是他和道路的关系。道路是他心中的一根绳索，拴住了他的生命。道路包含着终极悖论，根本就是无路之途。

就这样，卡夫卡进行着他的写作。他的写作穿过表象世界进入深渊境界。对这一些，郑际根同志的专著都有充分的表达。

正如本书“引言”所说的：卡夫卡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世界的无意义，以无情的语言与这个无情的时代较量。

我尤其信服书中这样的结论：

卡夫卡是说不尽的。

潘利锋

2007年2月6月

引言

卡夫卡是独一无二的。

卡夫卡曾给他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中学同学奥斯卡的信中写道：“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卡夫卡的小说是他发明的斧子，用它来劈开了极权的统治，劈开了《审判》那种无所不致至的压制性权力。在这样一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小册子里，我们还来不及对卡夫卡的所有作品进行解读和梳理，如《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选》里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对社会、政治、人性显示出来的深刻洞见令人震惊不已。还有其他的小说，也如一面面超越时空的魔镜，映照出最久远最幽暗的方方面面。

但是，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做解说者、注释者或隐喻考证者只会让卡夫卡的形象缩减成一个枯瘦的骨架。像K无法走进城堡一样，我们也无法走进卡夫卡叙述的空旷而黑暗的中心。其实卡夫卡写作的意义在于彻底的自主性。卡夫卡的人物是实践性的自我。卡夫卡的所有生命都在他的文字里。那么，干脆长驱直入，我们只好向卡夫卡的生命内部掘进。只要真诚地、不带偏见地触摸他的文字，站在人性的根基上和他一道感同身受，你会与卡夫卡激动人心地相遇。

卡夫卡从小就遭遇到强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的扩张，争夺酿成了奥匈及其周边环境的血雨腥风。他因之频繁的参加集会和示威，常被带往警察局罚款和受辱^①。而在家庭里，卡夫卡一直无法摆脱父亲对他命运的控制，被牢牢地锁在职业的镣铐上。貌似庄严显赫、在心理上具备强大优势的父亲十分藐视具备不可思议洞察力的儿子，他的小说在父亲眼里更是毫无用处的垃圾。在父亲非理性的自信面前，卡夫卡开始结巴口吃。在《城堡》等小说里，我们看见了他父亲的巨大身影，也隐约看见了这巨大阴影里的卡夫卡。

绝望统治着卡夫卡。就像卡夫卡在近似自虐的的自我咀嚼中得到快乐一样，卡夫卡只能在绝望中得到拯救。他的绝望也来源于对人性的绝望。他对他人，甚至对父母、兄妹都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是异类，是孤独的殉道者，只能和自己交谈。

^① 三野大木.《怪笔孤魂·卡夫卡传》.耿宴平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57

在专制的父亲面前，卡夫卡孤立无援，咬紧牙关逆来顺受。他的身上存在着绝望和强烈的渴求间罕见的混合。在绝望和渴求之间，由无休止的幻想连接着。写作无非是争得一点个人的自由，一种与他生活的协调。在1911年的日记里，卡夫卡写道：“我注意到我的左手把我右手的手指同情的握了几分钟。”写作就是他握住右手手指的左手。抗争的热情在心底激烈的燃烧着。在抗争中忍受，在忍受中抗争，是卡夫卡短暂的四十一年人生的实况。还有一个实况是虚无。虚无让他无比谦卑，但又是内心的解放。

卡夫卡的整个生命已经够谦卑够孤独了。不过他不是苦行者或隐士。卡夫卡和布罗德结伴旅行，但他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世界的无意义，以无情的语言与这个无情的时代较量。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你无法获得文学给你的审美的震颤。更深地阅读只会更深地被引向内心的深渊。但是他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文学的彻底转变。面对如此的深邃的心理空间，任何言语都是无力解说和注释的。

卡夫卡确实是说不尽的，这本小册子的文字也许不能道及卡夫卡的艺术和艺术的“九牛一毛”。

目 录

第一章 匆匆路过、走过的人生路	1
第一节 短暂的人生	1
第二节 在恐怖的父爱中成长	1
第三节 漂泊的爱情生活	4
第四节 业余多产的作家	6
第二章 承受寂寞 享受孤独	14
第一节 无家可归的卡夫卡	14
第二节 卡夫卡的心灵之门	18
第三节 忍受孤寂与孤独的卡夫卡	19
第四节 伟大作家的孤独体验	22
第五节 孤独与卡夫卡的人格特征	30
第三章 “痛并快乐着”的卡夫卡	33
第一节 卡夫卡的障碍与沉默	33
第二节 卡夫卡的梦中之魔	36
第三节 卡夫卡：清醒的迷惘者 ——矛盾双方的结合体	42
第四节 卡夫卡：“快乐着”的痛苦	47
第五节 《城堡》中的天堂	54
第六节 《变形记》中的快乐	60
第七节 卡夫卡的“自救”	63

第四章 作为顶尖级艺术大师的卡夫卡	73
第一节 独一无二的卡夫卡	73
第二节 梦否,真否——深陷抵牾的卡夫卡	78
第三节 卡夫卡小说:荒诞与真实的巧妙结合	81
第四节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艺术	84
第五节 卡夫卡作品中的变形艺术	86
第六节 卡夫卡作品中的表现主义文学艺术	88
第七节 独特的小说艺术特点	92
第八节 卡夫卡小说的理性和非理性	94
第九节 “高处不胜寒”的卡夫卡 ——解读卡夫卡及其作品	99
第五章 说不尽的卡夫卡	106
第一节 “黑色的”与“超越时空的”卡夫卡	106
第二节 对恐惧的躲避和对恐惧的期待的卡夫卡	111
第三节 淡中藏美,拙中寓奇,奇妙无穷 ——解读卡夫卡及其《变形记》	117
第四节 生存的窥视——解读卡夫卡的《变形记》	123
第五节 “玩笑”的审美——关于卡夫卡与昆德拉	126
第六节 文学大家气质后的政治思想张力 ——论卡夫卡《城堡》、《审判》的悖论艺术	131
第七节 说不尽的卡夫卡	137
参考文献	140

第一章 匆匆路过、走过的人生路

从人生匆匆走过
只想留个影子
每次都躲在角落
偷偷的看着陌生的世界
总想找个借口
去逃避人生
逃避现实
却发现
没有理由
只是在逃避自己

第一节 短暂的人生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奥地利现代主义小说家,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这个身份犹如一个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1924年,年仅41岁的卡夫卡因病过世,他也终于抛却掉了所有背负终身的精神负担。

在卡夫卡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人讲捷克语,而卡夫卡作为一名犹太人,学的不是希伯来语而是德语,小学到中学他一直在专门的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他曾这样描绘自己的语言环境:犹如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出于对文学的执着,他选择了专修德国文学。入学不久,迫于父命改修法学并于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到法院实习,后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1908年,他在一家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一个跟“法”有关的职位。然而他并不快乐,当时的他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日益浓厚,而且视创作为他“惟一的幸福”,白天,他在办公室里“恪尽职守”,与周围同事也不合群。但这在他看来都只是浮在“生活的

上面”，他的内心依旧孤独，因为工作环境与他的文学思想矛盾深重。他自认为自己有着作家的天赋与才能，他本身也具备强烈的创作欲，只是他的文学观念在当时太超前了，得不到多数读者的认同，他对自身严厉的要求等都不足以造就他作为名家的地位。所以，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岗位，因为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创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必需。而他的创作需要时间，需要高度的思想集中，因此，他只能在夜晚才能创作，才能把“重心”沉入生活的“深处”，他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寻找内心平静的同时也在遭受着健康的侵蚀。他于1913年8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以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惟一要求和惟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职位而后靠文学劳动过日子呢？——我没有财产，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回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上走向灭亡。”^①迫于责任和生活，他在这职位上痛楚地度过了九年。

1917年，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次年辞职养病。养病期间，他坚持创作并游历了欧洲各地。1924年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他的一生背负的精神十字架，他的孤僻与忧郁，他的内向与悲观，他的恐惧与绝望，他的追求与斗争都随着他短暂的人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此同时，生前无数未发表作品经由挚友布洛德整理出版，在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

第二节 在恐怖的父爱中成长

1919年，36岁的卡夫卡鼓足勇气写下了一封不同凡响的长信《致父亲》，信的内容的汉译文长达35000多字。这封未寄出的信反映了卡夫卡惟一一次对父亲一辈子的所作所为企图公开揭发，同时，他也将自己十多年来所受父亲的压抑和盘托出，使得这封信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文本。

读过《致父亲》，读过他的审父作品《判决》及晚年的《十一个儿子》的人都有十分突出的感觉，那就是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他的经历也成为许多人研究家庭教育、父母与孩子关系、孩子成长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一个经典文本。

卡夫卡的父亲是位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的商人，凭自己的精明强悍、体格

①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5

健壮,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性格粗暴、刚愎,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厉、苛刻。同时,他也勤俭节约,持家有道,却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女难以沟通,思想武断,要求家庭成员对自己绝对服从,还常常打骂年幼的子女们,这对卡夫卡的影响十分深远。事实上,卡夫卡倾其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教育阴影里,心灵承受着巨大伤害,性格向内倾斜。他的作品也附加上了这类主题色彩。母亲贤惠、善良,却天生气质抑郁,多愁善感,关心儿子,却更屈服于丈夫,在卡夫卡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归顺父亲。

与父亲的尖锐矛盾生活造就了心情压抑的卡夫卡,他长期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从内心深处表达了他对家庭生活的恐惧。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 20 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我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说。原因很简单,没有最细小的事情可谈。一切跟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我无聊,使我痛恨,因为它们干扰我,或者说阻碍我,哪怕这只是假说的。”^①卡夫卡在 1913 年 8 月 21 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致父亲》一书涉及文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政治学,它描述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父子冲突,而是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它反映了一个激烈的社会问题:教育方式与教育结果之间存在严密的因果关联。作为家中四个儿女中惟一的儿子,父亲对卡夫卡寄托着很大希望,出于责任,卡夫卡从小习惯于顺从。与此同时,孩童时代起,卡夫卡犹以一种近乎偏激的心理在追求一个能够做出判断的自我,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追求着独立的心灵生活。而很多时候这种想法会被父亲的威严所压抑,因此卡夫卡的追求境界也越来越深。他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也深藏于这种追求中。关于父亲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以及这种对卡夫卡的精神影响,我们应该作出公正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卡夫卡自身的倾诉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反映了他的直观感受。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时代更迭,欧洲社会空前动荡,此时,“审父”意识普遍觉醒,所谓“代沟”也出现在许多家庭中。代沟的存在不仅是代与代之间对外在事物看法上的差异,还是作为父母的成人对于家庭阶段性变化的不理解,不能够适时地调整角色,转换角色;同时作为孩子的一方也不能够适时地明白。许多东西只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需要调整是自然和必然的,双方共同的遗忘(父母一方为主)和无知(孩子一方为主)最终把一个对过程进行认知和把握的

①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6

东西演化成了对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无谓的冲突。

平心而论，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也是爱子心切。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威尔奇的父亲说：“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双眸闪闪发光，不胜自豪。”

卡夫卡曾用文字把父亲的形象描写得令人憎恶，事实上，他从小就敬畏、崇拜父亲。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遵命与豁达，他遵循父亲的计划与安排，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十分成熟地劝说朋友：“您要表现出爱，您要用您的平静、宽容和耐心，一句话，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已经处于消亡之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样打您、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甚至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因为什么叫不公？不公就是健康状况不佳、迷途、摔倒、在尘埃中爬行，不符合人的尊严的姿势，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一定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否则我们就不是人，您不能因为痛苦而谴责他们。”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杜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也许在错爱与憎恶中，卡夫卡的失败与伟大都归于悖谬，我们分析卡夫卡与他父亲关系时，应该认清这种悖谬背后激烈的内省。”

第三节 漂泊的爱情生活

卡夫卡的内心深处渴望有个温暖的家，此时他的冰冷的内心便能得到温存，甚至融化。他更渴望爱情，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错综复杂的爱情生活始终让他漂移着生活。他曾进行过长期的努力，在7年（1912～1919年）内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每次又都因种种主观原因以失败而告终。他曾与菲莉斯交往，写给她的书信多达800多页，而结果却是5年内两次订婚，两次解约，在他去世后留下的《致菲莉斯情书》中，他以600万字之多的篇幅表述了这一段经历。

卡夫卡辞世后的另一封情书——《致密伦娜情书》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书信之一”。

密伦娜是当时维也纳颇有才华的作家，比卡夫卡小12岁，她是布拉格长大的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进，倾向前苏联。她第一次

的婚姻是不幸的，丈夫另有所欢，经常在外鬼混，这使她精神上非常痛苦。她与卡夫卡相识于1920年，对卡夫卡一见钟情，主动进攻，不久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她独特的个性和热烈的爱融化了卡夫卡心中的坚冰。每次与她约会回来，卡夫卡都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很快，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然而，密伦娜虽然痛恨丈夫的所作所为，但却下不了决心断绝与丈夫的关系而与卡夫卡结合，这就使她与卡与卡的爱情很快陷入绝境，而且卡夫卡对密伦娜的幽会总怀有一种“恐惧感”。在一则笔记里，卡夫卡用了形象的比喻，说了如下一段话：“我曾经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好像是她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矛头朝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会挂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内，也是向着我，假如我向那姑娘挤过去，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头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了。”^①

而密伦娜典型西方式的开放性格也受不了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之后，双方都痛苦地努力要结束这一关系。半年多后，双方基本上友好地断绝了书信往来。当他们终于断绝来往后，思念之情却始终难以割舍。卡夫卡病重时，密伦娜来到他的病榻前，二人相望无语，满腹愁怀尽在不言之中。

《致密伦娜情书》文笔优美动人，感情热烈真挚，但表达方式却是含蓄而曲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一直陷于“理”与“法”的矛盾之中，惶恐不安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他俩爱情生活的全部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卡夫卡整个作品的风格基调，即恐惧感在其小说、书信、日记、札记中无所不在，出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异化给他造成的前途莫测、彷徨无定、理想幻灭的种种心态。

卡夫卡对与密伦娜交往的恐惧，也是他恐惧生活的表现。他不时提醒密伦娜自己是犹太人这一事实，他敏感的天性生怕受到歧视，作为在特殊年代中一个受歧视民族的成员，他不可避免地感到面前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正无限制地超越着自己的力量。

卡夫卡曾对恐惧感作过这样的阐述：“生活的乐趣不是生活本身的，而是我们对升入一种更高的生活的恐惧；生活的折磨不是生活本身的，而是我们因那种恐惧而进行的自我折磨。”这是卡夫卡对他一生的不幸，包括爱情生活的不幸所作的哲理性的总结，也是笼罩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惶恐情绪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他和密伦娜之间，就是既想接近，又想回避。“有时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

①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卡夫卡集，叶廷芳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8

房间,这房间有两个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个门的门把,只要一个人的眼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已经站在了这个人的门后;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人就带上了身后的门而再也看不见了。”

晚年,卡夫卡终于与一位 20 岁的姑娘——多拉·迪艺真心相爱并同居,两人成为真正的生活伴侣。但是在父亲的反对等原因下两人终没能成为正式的夫妻,但多拉一直陪伴他到死,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

卡夫卡爱情与婚姻的屡次失败归因何处?或许这种意义上的可望而不可及是他的境遇、他的命运。

第四节 业余多产的作家

一、卡夫卡的主要作品

卡夫卡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短篇小说全部相加约百万字,加上他留下的约 200 万字的随笔、书信、日记、札记等,让人形容他是个“说不尽”的业余作家是不为过的,41 岁的他在文坛享有颇高声誉,是本世纪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有人称卡夫卡是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得不到证明的精神漂泊者,他默默无闻,在矛盾中苟活,不以正常的眼光看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误入这个世界的”。

生前他创作作品无数,出于对自己作品过于严格都认为不满意而未发表,许多作品都是随意写来作为寄托思想感情和排遣忧郁苦闷的手段,甚至连结尾都没有。临终前,他嘱咐挚友布洛德要将他遗物中的“一切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书信也好,等等,毫无保留的,读也不必读,统统予以焚毁”。而布洛德出于友谊和崇敬之情,违背了他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而卡夫卡生前仅发表过一个短篇集。

中学时代,卡夫卡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卡夫卡开始文学创作。1902 年,在一次学术辩论之后他结识了马克斯·布洛德,二人成为知己,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布洛德对卡夫卡的创作有一定影响。卡夫卡 1922 年养病期间,布洛德曾陪卡夫卡一同出国游历。

卡夫卡最初的作品保留下来的极少,卡夫卡形成自己风格的最早作品是191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1913年写出《司炉》,这个短篇后来成了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就在这一年,卡夫卡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思想上产生共鸣。从1912年至1922年病重止,卡夫卡创作了78篇短篇小说和3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重要的还有《在流放地》(1914)、《乡村医生》(1917)、《为科学院作的报告》(1917)、《万里长城建造时》(1918~1919)、《饥饿艺术家》(1922)、《地洞》、《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1924)等篇。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又译《诉讼》,1914~1918)、《城堡》(1922)都不曾写完,生前也未曾发表过。

卡夫卡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判决》中,青年商人本德曼将自己订婚的消息写信告诉在彼得堡经商的朋友,但他粗暴的父亲却对他与朋友的关系和他的未婚妻进行没有根据的指责。儿子顶撞了一句,刚愎自用的父亲竟宣布说:“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结果儿子竟冲下楼去,真的投河自尽了。临死前,他低声说道:“亲爱的爹娘,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呀。”父亲对儿子的指责本来就没有道理,判决儿子投河更是荒谬之至,而儿子竟然执行了这荒诞的判决,人们的非理性行动正是整个人类存在非理性的表现。

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也是一篇描写人类社会非理性表现的作品。医生要出诊,不巧驾车的马死去了,却意外地从猪圈里发现了两匹大马。于是他便乘上由这两匹“神”马驾的车前往。整个出诊过程充满着奇异和荒诞的细节:病人胯骨处有个手掌大的溃烂伤口,小手指般的红色蛆虫在伤口的深处蠕动着,想爬向亮处。人们脱光了医生的衣服,抱住他的头,拖住他的脚,把他按倒在床上,靠近病人的伤口,然后走了出去,医生设法平息了病人的愤怒,使他睡去,自己来不及穿衣,跳上马车逃走了。他想到自己兴旺的医疗业务就这样完了,想到马夫正在他的房子里胡作非为,想到他“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他的皮大衣因上车匆忙挂在马车的后面了,他够不到它,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他一臂之力。他悔恨交加,呼喊:“受骗了!受骗了!听错了一次门铃,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这篇小说里,现实的因素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本应是一次平常的出诊,却突然出现了不平常的事情:从猪圈里走出两匹冒着热气的马,马还能将头伸进窗口。还有那个神秘的马夫,病人的伤口,医生被脱光衣服,等等,都是奇异的。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仍可体味到小说的寓意:人类患了

重病,这病已十分严重,使人的肌体变得无可救药。人们盲目地相信医生的医术即理性能治愈一切病患,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理性所医治不了的。到最后,连医生本人也成了需要寻找家园的流浪者。

卡夫卡小说的第二个内容是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小说《变形记》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现象,叙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形状吓跑了秘书主任,母亲昏了过去,父亲气得哭了起来,只有妹妹关心他,给他送食物。后来父亲用苹果把他重重打伤,苹果在背上陷了进去,妹妹也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情绪。家中因生计困难出租了房间。有一次,格里高尔爬出来听妹妹拉小提琴时被三个房客发现,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房客要求退租。又病又饿的格里高尔当晚在孤寂中离开人世。他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便到郊外散心去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工业的迅猛发展,降低了人的价值;社会的商业化和金钱万能的世风,淹没了正常的人性。物,变成了同人对立的力量,形成了物操纵人、奴役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实际上变成了非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从他的工作已经使他变成了一架机器和工具来考虑,那么就应承认他丧失人的特性、异化为动物,是符合逻辑的,从艺术的角度看,也是真实的。

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也是一部有异化内容的作品。经理将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结束之日,绝食者已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招聘了去。人们把关他的笼子安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让游客在去看野兽时也顺便观看他。可是,人们忘记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在这篇小说里,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揭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和困惑感,是卡夫卡小说的第三方面的内容。这一类作品表现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在这类作品中,短篇小说《地洞》最有代表性。小说叙述一只作者未说明属性的动物,它为了安全营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地洞,但仍然整日里提心吊胆,担心它的洞被敌人掘开。一想到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它就心绪不宁,不停地搬运食物,设计防御。由于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弄得心力交瘁。卡夫卡通过一个小动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示了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生命没有保障、生活不得安宁的困境。另一短篇《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的主题也属于这一类。老单身汉布鲁姆费尔德没有妻室,独自一人生活。他十分孤独,希望有一个“做伴的”。后来